

五之物讀餘業軍空

涯天在

著 旅 余



空軍業餘讀物之五

在天涯

余旅審

航空委員會政治部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出版

『將軍！』

『大帥！』

在中軍的大帳幕裏，鄭成功跟他的最寵愛的部將施郎在爲了一件事情爭執着。海在崖壁底下叫嘯，巨大的浪濤沖打着崖壁，中軍帳幕被震得微微地搖撼起來。

從海面上傳來咚咚的戰鼓聲。

『鄭聯那老傢伙，一天到晚只知道昏昏沉沉的喝酒。大帥只要先用四隻兵船，瞞着說是回師，停泊在鼓浪嶼。那老昏虫一定不會疑心，然後後

裝做商船，靠攏岸去。這樣，事情沒有不成功的！」施郎把，用他那智慧的勇猛的眼光盯着他的主帥。

鄭成功一下子並不回答施郎，却穩着步子慢吞吞地走到幕壁的一個捲起了布簾子的亮窗前，靜靜地眺望着—碧無涯的大海。風逐漸停息下來了，浪濤已平穩了下去，在海面上操練的水兵們，也隨着浪濤的平穩而掩息了戰鼓聲，把兵船駛傍海岸。鄭成功心裏想道：『那廈門金門兩島本來是鄭彩和鄭聯把守的地方，鄭彩領兵到浙江去了，心想把那兩島拿過手來，以作東南攻守的門戶，但是怎耐鄭聯是自己的堂兄，不好輕易下手……』太陽把遼闊的海面輝映得金光四射，就好像一顆無限大的藍寶石在發着光一樣。

鄭成功這時才慢慢地側過半個臉來，說：

『我想用和平的方法把廈門金門拿過來，免得讓我担當殺死堂哥哥的罪名。』

『那麼大師就見機行事好了！』施郎這才把握緊劍柄的手鬆了開來，臉孔顯出微笑。

這天，正是中秋節日，鄭成功用大量的酒肉犒賞三軍。

在這海邊的南平城，有着鄭成功的一座雄偉的宮殿，這宮殿是由無數的亭台樓閣拱衛着，在太陽下閃耀出它那輝煌的金光。碧綠的海國護着它，顯得這座宮殿像是浮在水面上的金鱗魚一樣。海波拍打着宮殿下峭然屹立的大石壁，那殿角的鐵馬在海風的吹拂中叮噠地響着，好像是一隻榮獲百戰功勛的戰馬的金鈴。

在宮殿的前面，一直擴展到臨海的峭壁邊，豎起幾支顏色鮮豔的大旗

，這些大旗在風中不停地飄着捲着。在無數的軍器架上，插滿了關刀、長矛，狼牙棍和方天畫戟，像播種後才生長出地面上來似的茂密。在峭壁之上，是經常響着一面巨大的戰鼓的。水兵們的陸營，就是在宮殿左右兩邊的海岸上，輕便的營幕搭滿了兩邊的海岸，使人遠遠望去，恰像許多珍珠母敞開雪亮的白壳，在曬太陽。

在中秋佳節的這一天，華麗的宮前吹打着悅耳的樂器，廣闊幾里的宮中，到處洋溢出笑聲。鄭成功在宮中歡宴諸將校，水兵們却在沿海岸的營幕裏大嚼大吃起來。

午牌過後，鄭成功率領部將甘輝，施郎，洪政，杜輝和五百名精銳的水兵，上了四隻大兵船。三通戰鼓響過以後，這四隻大兵船就開始朝着廈門和金門的方向駛去了。

在天涯

涯擬。

海，闊茫茫一望無邊，只有這秋季的長空可以拿來和它比擬；海的浪濤永無停息地在掀滾着，這也只有狂風呼嘯時的大沙漠可以拿來和它比擬。

就在這天晚上，當圓圓的月亮把它的飽滿的銀輝傾瀉在海面上的時候，鄭成功的這四隻兵船已經在鼓浪嶼的岸邊停泊下來了。

岸上的哨兵顛顛倒倒地跑攏過來，大概哨兵是剛剛盡興喝了不少的酒，醉顛顛地向着這邊提高了嘎噪子問：

『你們是那兒來的船？』

『我們的鄭大帥剛由外邊回來的！』船上的水兵回答。

那個哨兵給海面上的夜風一吹，哇的一聲酒就從腸子裏倒了出來。

『真是他媽的酒罈子！』船上的水兵有的在叫罵。

那個哨兵又顛顛倒倒地跑遠去了。守岸的哨官聽報說是鄭成功回來，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放下心跟他的幾個同伴在岸邊的一家小酒店裏，大聲地猜枚喝酒。

『嘿，聽說朝廷晉封鄭大帥做廣平公了呢！』哨官醉醺醺地對着他的同伴們說。

『可不是，鄭大帥領着百萬大兵海裏陸上到處征戰，功勳蓋世，就是得了个把子的廣平公，也不算過分的事兒！』另一個哨兵說後就把一大碗酒灌進粗喉嚨裏去。

『咳，說來咱們都是生來命乖，却偏偏投到鄭聯這個昏老頭兒的腳底下來當名小兵，要是跟上鄭大帥多好，到外面打打仗，一來見見許多大世面，二來早就不像咱們到了今天還是穿着這套窮酸的小兵衣裳，不撈个官

也得撈個爵啦！」另一個哨兵憤憤地用拳頭擂着酒桌，嘩啦的一聲把他跟前的酒碗都打落到地上摔碎了。

這時，鄭聯正在城東幾里外的黃石岩跟他的朋友們對月飲酒。中秋夜的圓月，用它的一年中最光華的光芒照射到大地上來。在這由山崖鑿成大洞的黃石岩下，用不着點琉璃燈，那圓圓的月亮就是一盞發着柔白光輝的大燈。

當鄭聯成功的使者走來通報的時候，鄭聯已經喝醉了酒，被人抬進岩洞裏去睡下了。鄭聯是一個酒鬼，平常他是容易喝醉的，但是今夜他却被他的朋友們灌酒灌得爛醉。他不醉就不醉，一醉就不容易醒過來。現在他就是在醉夢中，嘴巴裏還喃喃地說：

「哎，再來一杯，不，再來三大杯！」

一直等到天大亮，鄭聯好不容易才從夢中慢慢地清醒過來。

一個穿得很華麗的少年侍臣，用一個渾銀的托盤端過來一碗金黃色的果汁，讓鄭聯解酒。

當鄭聯把滿盛着果汁的碗拿起來剛剛放到嘴唇上的時候，那個少年侍臣却低聲地在他的耳邊說：

『鄭大帥的船昨晚已經停到岸邊來了。』

鄭聯連一口果汁都沒有沾上嘴唇，一聽到這話，連忙就把手裏邊的碗放落到渾銀托盤裏去，忽然睜大了紅眼睛叫：

『爲什麼不早說？你這個蠢傢伙！』

『大帥派人來通報的時候，大人已經醉過去了。』少年侍臣微微地纔了纔眉頭。

有鴉絨金絲大繡被的石床上爬了起來。

已經顧不得穿禮服，鄭聯匆匆地走出石洞，往崖底下的船上躍去。

立即一隊武士就跟着鄭聯躍到崖下去，一齊上了船。

從海這邊升起來的太陽，已經高高地懸掛在海空上了。很快地，這隻尖頭快船就靠攏到停泊在鼓浪嶼岸邊的大船旁邊。

鄭成功很早就看見從前面飛一般駛過來的尖頭快船的船頭上，筆直地站着他的堂兄鄭聯。

「噢，我等得你好苦呵！」鄭成功走出船艙來，對着慢慢靠攏來的鄭聯說。

「失迎，失迎！只怨我昨夜多喝了兩杯酒。」鄭聯在船頭上恭恭敬敬

地一連作揖。

『我這徒弟在外每每打敗仗，這次特地來向你借兵的呢！』鄭成功剛說完這話，大船上的精壯的水兵却用勾鏟把鄭聯的快船勾攏了過來。鄭成功把袍袖一揮，大船上的水兵立即像洶湧的浪潮般的傾進鄭聯的快船裏去了。

鄭聯嚇得渾身打戰，本來還有三分醉意的腦袋，突然像風捲殘雲般的清爽了。一些隨着鄭聯的武士們，都躲進快船的後艙裏，不敢反抗。

鄭成功過得快船來，一把捉住了鄭聯的手肘，笑着說：

『怎麼？你大清早着了涼吧！』

本來鄭聯在鄭成功面前打戰，自己也已經感覺得太胆怯了，現在經鄭成功這一說，就索性讓身子儘情的抖个痛快，而且順着鄭成功說：

『可不是，酒喝多了，一爬起身來就頂着海風跑來迎接你！』
『人家都說着了涼再喝酒可以消病，』鄭成功很親熱地拍了拍鄭聯的
肩膀，『咱們哥倆輕易會不到面呢，今天好不容易才碰在一起，論說我是客
你是主，何妨再喝一次酒，金杯銀碗的來，痛快！再說嗎，你我藉個喝酒
的機會，也可以順便談一談用兵的事情……』

鄭聯是知道鄭成功的嘴巴利害的，明明知道自己說不過對方，也就只
好滿口的答應道：

『是是是……』

於是鄭成功強約鄭聯在海邊的虎坑岩喝起酒來。鄭聯本來就是剛剛從
爛醉中清醒過來，怎當得鄭成功替他大碗大碗地斟着酒呢！縱然鄭聯平日
裏是一個用酒來消遣日子酒鬼，但也抵擋不住這接二連三的把大滿碗的

酒直灌下肚子裏去呀！

虎坑岩倒成了一坑虎岩」，把个鄭聯「坑」得糊里糊塗，分不清天南地北。

「我說，你們固守封疆，練兵囤糧，不比我東征西戰，短缺糧秣，兵馬又疲。這次，請看在大明皇帝的面子上，先借給我一支勁練的軍隊，好讓我再振旗鼓，殺他个清兵鷄飛狗跳牆！來，咱倆再乾這一杯！」鄭成功又輕輕爽爽地舉起酒杯來勸酒。

「且慢，我已經再喝不進半滴酒的了。」鄭聯把沉重的手護住了自己面前的酒杯，他生怕鄭成功親自再給他斟酒，而實際上他面前的酒杯本來就是滿滿的了。當他把手沉重地壓上杯口的時候，手掌就濺滿了酒。他聽說鄭成功的兵馬在外邊打得疲勞不堪，才來借兵。心想自己金廈兩島的兵

馬強，鄭成功的兵馬弱，就是不借兵給他，又怕他怎的？於是他把紅得發紫的臉孔高高地抬了起來，他的鼻孔快要變成亮天烟囱：

『你聽我說吧，你的叔父到浙江去了，我是給他代管兵馬的，作不了主！』

鄭成功突然把剛喝乾的空酒杯往地上一摔，嚴厲地大聲說：

『你作不了主，自有我四隻大船上的人馬會作主！』

鄭聯嚇了一跳，連忙拉住鄭成功的袖子，吃吃地說：

『咱倆慢慢兒商量，慢慢兒商量，反正都是自家骨肉，調兵遣將，還

糧借馬，沒有一樣不答應的！……』

鄭聯好不容易捏掉了一把汗，才離開虎坑岩，往城裏的路上回去。

鄭聯坐在一乘八人大轎上，身子感覺到一陣陣的發冷。當大轎快走到

半山塘的時候，他遠遠地望見半山塘那邊陰氣森森的。他掀開轎簾，對着跟在轎邊的武士們低聲地說：

『大家得當心些，我看那邊有點不穩的樣子！』

武士們望望前邊的半山塘，秋天裏的林子顯得那樣的靜謐。武士們都以為鄭聯喝酒喝昏了腦袋，互相做着鬼臉。

當這乘八人大轎剛剛走進半山塘，突然緊前邊響起了一聲唿哨，幾隊人馬，有的從林子裏衝出來，有的從蘆葦叢裏衝出來，有的從岩石後邊衝出來，一聲喊殺，直殺過來。武士們一个不提防，都慌得連劍也拔不出鞘，連箭也搭不上弓，就四散地逃散開去了。八个轎夫連忙把大轎摔在地上，把个鄭聯摔得耳朵發唢，眼睛冒金星。轎夫們有的跑得比較慢的，都被砍斷了毛髮，倒在路旁邊呻吟。

鄭聯昏過去，立即就又清醒過來，他爬出歪倒了的轎門來，嘶啞着嗓子喊：

『不得無理，我是你們大帥的堂兄鄭聯！』

一把大刀立即砍了過來，把鄭聯的腦袋砍去了半個。鄭聯的腦漿潑滿了一地，他的那乘大轎在片刻之間也被劈得粉碎。

『媽的，要殺的就是你這個老而不死的昏虫！』誰還在罵。

鄭成功的四大船兵馬，一齊登了岸，擎着大旗進到城裏邊來。

這五百名精銳的兵士，高舉着劍戟，像一片整齊的雪蓋的樹林，在陽光下閃閃地發光。城裏邊的居民看見這五百名強壯的兵馬，個個都肅然起敬。你看那家家戶戶的人手裏都端着香爐，點燃着香迎接大帥鄭成功。

鄭成功也不騎馬，也不坐轎，由兩個將校扶着健步走進城來。居民們